



新刻  
頭書

書經集註

三

□ 12  
3114  
3



門 口 12  
號 3114  
卷 3

島田藏書

八旁通云契帝營之于為唐虞司徒史記索隱曰堯封契於商今商州也  
○音釋云史記曰黃帝之曾孫帝營生契又傳十三世生湯

○史記索隱曰湯名履殷人尊湯文曰天乙從契至湯凡十四代表契曰禹湯皆字也謚法曰除虐去殘曰湯

○旁通云古周書謚法解一百八十一謚並無堯舜禹湯紂紂為謚者愚謂謚法當以周書所載為正其餘諸家皆後人替附之文如除殘去虐曰湯之類皆不足據只以湯為號為是今史記首卷有謚法一篇多周書一十二字皆

書經卷之三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蔡沉集傳

湯誓

湯號也或曰謚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眾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帥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今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

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者史臣追述之稱也

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

書經卷之三

後人所增者也

△毫在今河南鹿傳  
師所

而割正夏子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子畏上

帝不敢不正於湯之德政桀之虐罔所不及

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

恤毫邑之衆舍我刈獲之事而斷正有夏湯

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

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

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

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道絕也割剽割夏

又舉商衆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

曰夏王率爲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

△周書多方篇云亦  
惟有夏之民嗚呼曰  
欽罰夏邑

○新序六刺卷篇云伊尹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嗚然而笑曰  
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 尚書大傳亦有之

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  
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  
寧與之俱亡蓋世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  
桀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  
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  
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日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齊汝爾

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

罔有攸赦賚與也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也

禹之征苗止曰爾尚乃心力其

克有勲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  
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  
赦亦可以  
觀世變矣

△左傳哀公元年薛  
季曰薛之皇祖奚仲  
居薛以為長車正奚  
仲遷于邳仲居薛  
以為湯左相 註奚  
仲為夏禹掌車服木  
夫仲應奚仲之後也  
○周禮二十五士師  
云以五戒先後刑罰  
毋殺罪麗于民 曰  
誓用之于軍旅 曰  
誥用之于會同 曰  
誓用諸田役 曰 糾  
用諸國中 曰 憲用  
諸都鄙 註先後猶  
左右也

○音釋云誥即告也上十  
通謂如召諸洛誥多以下  
章上亦名篇曰誥此篇自  
佑賢輔  
德以下皆進戒之辭故亦曰  
誥不曰誥小必言曉其臣民也

仲虺之誥

仲虺許倖反○仲虺臣名奚  
仲之後為湯左相誥告也  
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 曰 誓  
用之於軍旅 曰 誥用之於會同以  
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  
孔氏謂仲虺亦必對衆而言蓋非特  
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  
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

台為口實

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  
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故  
之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  
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  
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為口實也○陳氏  
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藉以好名之士猶有不知

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  
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思也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

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續禹舊服茲率厥

典奉若天命

仲虺恐湯憂愧不可乃作誥以  
解釋其意數息言民生有耳目  
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  
所以為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墜陷也塗泥  
炭火也桀為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炭  
既失其所以為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  
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為智足以有  
謀非勇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

△言行錄后集八  
晦叔傳神宗初御經  
筵公進講尚書至天  
乃錫王勇智上曰何  
以稱言勇智公曰仲  
虺在成湯能伐夏  
救民故以勇智言之  
然聖人之德當如易  
所謂聰明睿智神武  
而不殺者然後可以  
盡善時上五富於春  
秋故公以好勇躋武  
為戒

○論語為政篇有之

○孟子梁惠王下篇有之

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行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禹之所服行者也。湯革夏而繼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殺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為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臧善式用爽明師

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桀知民心不從矯詐誣罔託天以惑其衆不用不善其所為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明。吳氏曰用爽厥師續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

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

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批甲履反○簡略繁

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寔多徒衆肇我邦於有夏為桀所惡欲見翦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鋤治蕪場有必不相容之勢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陷于非罪况湯之德

△旁通云夏臺索隱曰獄名夏曰均臺旱苗溢云地名在陽翟是也陽翟元屬許州今屬均州

△左傳宣公十五年伯宗曰鄩舒怙其後才而不以茂德

言則足人之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以苗粟喻桀以莠秕喻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述之危如此史記言桀囚湯於夏臺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非

懋與茂同○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澈然後用人處已而其不吝得其當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人之不吝善者無不吝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吝善者無不改不吝能

○曰考乾卦文言高之

於人不吝過於已合併為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已者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

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

後予后後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餉也餉饋也仇餉與餉者為仇也葛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耕耜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後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

△音釋漢志云葛國在陳留縣東葛伯御唐諱宋州東陸南毫六十里  
○經世書紀年云湯

戊寅歲征葛越十八年乙未伐桀  
○旁通云葛在今歸德府寧陵縣去亳百

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拏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

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前既釋湯之慙此下因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說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

△古註云兼謂攻以鴻之

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

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

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

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己也。志自滿者及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義歟。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大

者及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義歟。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大

△旁通云新安陳氏云動而以義制事即義以方外之謂能以義方外則此德應萬事之大用以行而此中無適不及之用在是矣靜而以禮制心即敬以直內之謂能衆理之全体以立而此中不偏不倚之体在是矣

○孟子公孫丑下篇  
○餘冬錄三十五云莊子逸篇蒲衣八歲舞師之戰國策其羅云項橐七歲為孔子師古之聖賢必有師

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判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為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其湯之所自自得者歟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脩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舍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抑必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隆

其極而歸前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為帝王之大法也歟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

天道求保天命上文既勸勉之於是歎息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于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欽崇乎天道則求保其天命矣按仲虺之語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策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未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於受夏非以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





△旁通云當作屈原  
傳曰本太史公辭也  
天者人之始也父母  
者人之本也人窮則  
反本故勞苦倦極未  
嘗不呼天也疾病慘  
但未嘗不呼父母也  
○音釋云伊洛竭而  
夏亡韋昭云禹都陽  
城伊洛所近也

△音釋云戮說文力  
馬反并力也

罪罪罹鄰知反茶音徒○言桀無有仁愛但為  
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茶之苦如毒之螫  
不可堪忍無窮於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屈  
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  
也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  
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  
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牲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肆求元聖與

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戮當作勅○肆故

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玄牲夏尚黑未  
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肆遂也元聖伊尹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僭貴若

草木兆民允殖乎允皆信也僭差也貴文之

故夏桀竄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燦  
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

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輯和戾罪愆

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  
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於  
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愒淫各守爾典

以承天休夏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彝法即就愷慢也匪彝指法度言愷淫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

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簡也人有善不敢以自恕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已而薄於責人

△朱子語錄云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點檢數過相似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時王反○忱信也歎息言庶幾能於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也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

伊訓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為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

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

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見

甸反○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申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也伊姓尹字也

△旁通云歲本星也一年行一次十二年而亥子一周祀祭享也一年而徧年木一熟也

○禮記內則篇有冢子冢婦

伊尹名摯。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冢，長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祗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烈，功也。商頌曰：「我烈祖太甲，即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叙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序書之文也。大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莫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攷。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末嘗改也。

○古註小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音釋云：止謂正謂了，寅月也。胤，凡一日也。日月相合，故曰合朔。史記歷書註云：以建子為正，故以夜半為朔。若建寅為正，則以平旦為朔。是三代改正亦改朔也。今按：日月之合，遲速有定期，朔豈可改，必會朝發命用此時而巳。

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二十一年十一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鄴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月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後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

○考通云湯三子太子太丁未即位而卒次外丙在位二年而卒次仲壬在位四年而卒外丙仲壬皆無子惟太子有子太甲伊尹立之為仲壬後繼仲壬而王也

○蔡氏書序註云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一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子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首言奉嗣王祇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世備者

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按孔氏以為湯崩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為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為之服三年之喪為之後者為之子也太甲既即位於仲壬之柩前方居憂於仲壬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徧祀商之先主而立太甲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徧見商之先主而獨言祇見厥祖者雖徧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册雖徧告三主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既已祔于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丙仲壬之事但此書本為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

以序為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嘆也○吳氏曰太甲謀陰為服仲壬之喪以是時湯葬已久仲壬在殯太甲太丁之子視仲壬為叔父為之喪者為之子也祇見厥祖謂至湯之廟蓋太甲既立伊尹訓于湯廟故稱祇見厥祖若止是殯前既不當稱奉亦不當稱祇見也

△大雅蕩之詩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嗚條朕哉自亳

見書序

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故

首以夏事告之也

率循也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主之道故天降災假手于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嗚條夏所宅也

△周易上繫辭文

亳湯所宅也。言其可致之繫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初即位之初言始不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禮記祭義篇有之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

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人紀綱五常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泯及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咈逆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為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為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為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最斯須替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己之間又如

△旁通云愚按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註若湯初未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孟子此章此註亦見湯之克忠處。

△音釋云按說文書  
從老從頁則下當從  
頁但此章及文侯之  
命詩者而文禮記者  
指使着者周禮伊耆  
氏之類古註本皆從  
頁唐張參五經文字云下從頁者非

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  
戴之由七十里而至子有萬邦也積累之功  
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  
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思所以致之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廣也廣求賢  
哲使輔爾後嗣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  
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政時  
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  
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  
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

○旁通云十愆恒舞  
德九比頑童十

酣歌二殉貨三殉色四恒遊五恒政六侮聖言七逆忠直八遠者

○音釋云鬼曰覩女  
且巫

○左傳昭公十四年  
叔向曰己惡而掠美  
為晉貪以敗官為墨  
殺人不忘為賊夏書  
曰昏墨賊殺鼻陶之  
刑也杜註云昏亂  
也墨不察之稱忌畏  
也三者皆死刑

墨具訓于蒙士殉松潤反遠于願反○官刑  
舞若巫覩然也淫過也過而無度也此覩也  
釗置悖理曰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也  
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也十行愆風之目也卿  
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墨墨  
刑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  
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  
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異時太甲欲敗  
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釗侍  
講曰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  
賊殺鼻陶之刑貪以敗官為墨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  
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

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太  
墜厥宗數息言太甲當以三風十愆之訓敬其訓洋洋大孔甚也言其謀訓大明不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為善則降之百祥為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專禍福申戒之也

太甲上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史家記傳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太甲咸有一德皆是告戒

△朱子語錄云古註云顧謂常自在之也此語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道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然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放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

惟嗣王丕惠于阿衡阿衡順也阿倚衡平也阿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史氏錄伊尹之書見先此以發之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

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

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

嗣王丕承基緒監音鑑左音佐○顧常自在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伊尹言成湯常自在是天之明命以奉

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今文無古文有



理益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

△音釋云東齊陳氏云三代而上未聞有以字傳者且其自稱曰尹躬則非字明矣孔疏據孫子及呂覽云名或自有兩名或更名耳  
○旁通云今河東解州安邑縣也

天地神祇神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太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又身能左右成湯以居民衆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業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先見如字相去聲下同○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國語曰忠信為周○施氏曰作爲心勞日拙則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爲故能周而無缺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嗣王其以夏桀為戒哉當敬爾所以為君之道君

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音釋云庸朱子語錄云六字只在下句讀庸如王庸作書之庸為是

△王惟庸罔念聞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此史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昧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為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

求俊彥俊彥明也靡遺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為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

求後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

尹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太甲欲敗度繼收禮蓋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

久之謀以約失之者鮮矣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

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

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斂也見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者所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如

△旁通虞人掌山澤之官  
○音釋矢括孔疏云矢末也說文云矢括箭弦處新也得奉之云矢之尾末收而銜弦處也  
○卒通云欽者肅恭收斂之謂安汝止者自然而然欽厥止者使然而然故有聖賢之別

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  
至於後世矣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者也

△王未克變 不能變其舊習也此亦史氏之言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

順管于桎宮蒙遜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狎習也弗也弗

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桎成湯墓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官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與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徂往也允信也

△史記正義云晉太  
景地記云月知南有  
臺坂東有城太甲所  
敗處也按尸鄉在洛  
州偃師縣西南五里

△音釋云從史也上子  
見反下音勇勸也字  
實作慈通

實有其德於身也。凡人之不善。必有從史以  
道其為非者。太甲桐官之居。伊尹既使其密  
通。先主陵墓。以興發其善心。又絕其比昵之  
黨。而革其汚染。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  
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  
史氏言。克終允德。結此篇。以發次篇之義。

###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

于亳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  
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衮冕

喪既除以衮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

△音通云是披天子  
六冕也昊天則大裘  
而冕享先王則衮冕  
享先公享射則鷩冕  
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祭群小祀則玄冕祀天之冕無旒餘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祖五采十有二就皆五采玉有  
十二玉并朱紱

△音釋云孽為列反  
孽本作孽孽古通用

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

德實萬世無疆之休民非君則不能相止以  
生君非民則誰與為君

者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太

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

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悟是

豈人力所至蓋天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

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墜今其自  
是有承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乎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  
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往昔師保之訓弗克

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道胡玩反  
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太甲致敬於師保其  
禮如此不類猶不肖也多欲則興作而亂法  
度縱肆則放蕩而隳禮儀度就事言言之也禮  
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矣罪孽災逆非也  
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  
之於始庶幾正救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太  
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  
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  
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  
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來  
炫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  
及已豈居成王之下乎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

明后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無敗度  
誠於上協和於下惟明后然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  
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此言湯德後來無罰所以協下

者困窮之民若已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  
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  
其命無有不得其惟心當時諸侯並湯而有  
國者其鄰國之民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  
我君來其無罰乎言除其邪虐湯之得  
民心也如此即仲虺後來其蘇之事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湯之盤銘  
日苟日新

△孟子離婁上篇云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  
有也

曰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太  
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  
為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惰也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

承王之休無斁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  
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

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遠近思聰則所聽者  
德而不惑於儉邪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  
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斁也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孟子梁惠王下篇  
云老而無妻曰鰥老  
而無夫曰寡老而無  
子曰獨幼而無父曰  
孤此四者天下之窮  
民而無告者

天位艱哉申誥重誥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  
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

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

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生而言天謂之敬者

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二毫之慢

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鰥寡孤獨皆人

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

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

天之位其可易而為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

而言之其才固  
是告之其才固  
有大過人者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

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治去聲否  
治去聲反

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說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顯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敬即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敬其德。

△史記曹參傳云百  
廷歌之曰蕭何為法  
畫若畫註曰畫上  
言其法教齊也

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監視此也。

△老并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此告以進德之序也。

中庸論君子之道亦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修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此乃伊尹畫以告大甲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無毋通毋。輕民事而思其難毋安君位而思其危。

△慎終于始。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終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即與臨民亦事之一初也。

△旁通云以上五事  
無難民事一也無安  
厥位二也復終于始  
三也必求諸道四也  
求諸非道五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

必求諸非道鯁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遠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遠以遜于志而聽

△鳴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

以貞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為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

邦其永孚于休弗思弗為安於縱弛先主之法廢矣能思能為作其聰明

先主之法亂矣亂之為害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永信其休美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此罔以寵利居成功已之所自處已素定矣下語既非泛論則上語必有為而發也

咸有一德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上及任用非人故作

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為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伊尹

△辨俗云上既勉其思為此戒其思為之適至干作聰明亂舊章也

△國紀聞云云皇

政大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  
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

△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

德靡常九有以亡謀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

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

亡矣九有九州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

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

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

有之師爰革夏正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

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生享當也湯之君臣皆有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

建寅之正而為建丑正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

下民惟民歸于一德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蓋

反復言之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



△音釋云為並去聲  
舊氏言為上為民之  
為去聲為德為下之  
為平聲蔡傳無明文  
朱子語錄云並當作  
去聲

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德之純則無  
德之不純則無  
德而不士口德而雜則無德而不凶僭也惟  
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災祥在德故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時  
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  
乃日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  
無間斷是乃  
所以日新也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  
賢者有德之稱  
才者能也左右  
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者輔弼大臣非賢才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  
夫人臣之職為上為德左右厥辟也為下為

△朱子語錄云橫源  
說德上天之善善  
原天下之一最好蓋  
善因之而後定也德  
以事善善以理言一  
以心言

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  
言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  
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  
惟和惟一。和者可否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  
以任君  
子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

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為善之要。無常者不  
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  
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眾  
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  
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  
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  
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  
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

○張氏張敬夫語

得與聞焉亦異乎常人改過者歟張

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為精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

綏先主之祿求底烝民之生人君惟其心之

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感

應之理自然而然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

之不可掩也祿者先王所守之天祿也

烝衆也天祿安民生厚一德之效驗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

觀政長上擊○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居萬

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後萬民悅

服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歎息言德

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可掩者如此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入

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盡子

忍二反○罔使罔事即上篇民非后罔克育

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意申言君民

之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無母同伊

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至於取

於人散為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

之一者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

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

△疏云王制云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而七祭法云  
王立七廟曰考廟曰  
王考廟曰皇考廟曰  
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一祧專尊乃止并高祖已下共為三昭三穆可  
祧遷朝也

○通典云昔在先生感時代謝思親立廟曰宗廟唐虞立五廟夏商八因之殷制七廟

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為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弁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盤庚上

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北於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誥實誥體

△音經云陽甲湯八世孫祖乙之子自盤庚又傳八主至武乙復遷河北朱子云商盤周語不可解今祭傳於盤誥諸篇闕疑處甚以恐非朱子本意讀者於其強通處畧之可也

○旁通云自祖乙至盤庚居耿者七世史記索隱曰河東皮氏有耿鄉史記正義曰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有耿城故今河南偃師也

也。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為一。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咸出矢言

籲音喻○殷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誓也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云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合

殺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

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言耿不可居決當遷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

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

曰其克從先王之烈服事也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

不敢常安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

承先王而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况謂

其能從先王之太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稽卜之事仲丁河亶甲篇逸不可考矣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

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為五邦然以下

文今不承于古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

△緊隱云那音歌

△音釋云粵說文引書云若顛木之有粵拊字從粵象枝條之形謂已倒之木更生孫枝也

△瀉齒鹹地也

△若顛木之有由藥天其求我命于茲新邑

紹復先王之業底綏四方藥牙葛反又魚列反○顛什也

由古文作粵木生條也顛木譬耿由藥聲高殷也言今自耿遷殷若已化之木而復生也天

其將求我國家之命於殷以繼復先王之業而致安四方乎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敷胡教反○敷教服事箴規也耿地瀉齒墊

隘而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寶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寔

○音釋云漢平帝紀註下切者推時之事如以丁切物苟取齊整不顧長短縱橫也

亦相與咨然間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為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為一切之法以整齊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位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小民患馮鹵塾盜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毋得遏絕而使不得自達也衆者臣民咸在也史氏將述下文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無與毋同毋得傲上之命從已之安蓋傲上則

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為羣臣而發以教民由在位故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生且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逸過也

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誹謗多言凡起信於民者皆險膚膚淺之說我不覺汝所言果何謂也詳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蓋

△音釋云彼彼義反與誠通沮在呂反

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  
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舍德不惕予一人予

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荒廢也逸過失也盤庚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畏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過失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

亦有秋

紊亂也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成之望喻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未建乃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

敢大言汝有積德

蘇氏曰商之世家大族造民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夫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姻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

家大族而言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

不服田畝越其固有黍稷

戎大昏強也汝不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強力為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寄

△音釋云奉如字孔  
傳云奉持故陸音乎  
勇反恫音通陸又勅  
動反相去聲儉思廉  
反燎盧岐力照一反  
嚮許亮反古但作嚮  
今通作向後篇並同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  
姦先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  
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  
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  
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  
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  
予有咎恫音通燎盧岐反撲普十反吉好也先惡為惡之先也奉承恫痛相視也儉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况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

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  
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  
安外過也則惟爾衆自為不安非我有  
過也此章反復辯論申言傲上之害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任

林反○遲任古之賢人蘇氏曰人舊則且哭  
舊則敗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今按盤庚所  
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  
謂老人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云爾詳下文  
意可見若以舊人為老人  
人又何侮若成人之有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  
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

△音釋云選須須須  
亮二反與去聲

△音釋云，勛，食亦反，長如字。

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  
動用非德選須絹反與去聲○胥相也敢不  
也勞勞干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  
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  
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  
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  
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  
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

△子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  
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子一  
人之作猷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  
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

正有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者不  
谷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  
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  
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  
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古註云，佚，失也是  
已失政之罰罪已之  
義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  
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用罪  
為惡用德猶言為善也伐猶誅也言無有遠  
近親疎凡伐死彰善惟視汝為惡為善如何  
爾邦之善惟汝衆用德之故邦之不  
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



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致生者  
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  
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誨告  
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  
厥民詞殷在河南故涉河誕大尊誠也咸造皆至也勿褻戒其毋得褻慢也此史氏之言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  
之仁也。

△音釋云承敬也承當訓為奉順之意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

鮮以不浮于天時承敬也蘇氏曰古謂過為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憂

△殷降大虐先主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

非汝有咎比于罰比毘至反○先主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

視民利當遷而已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先王之事凡我所以故汝使汝者惟喜與汝同安爾非為汝有罪比于罰而謫遷汝也

△子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

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汝俾汝康共以大從爾志也或曰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而此以為不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眾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夫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毫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為浮言搖動然咨不樂使其即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則固其所大欲者矣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

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

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真厥載爾

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乘平聲瘳丑鳩反○上文言先王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后胥感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乃皆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感動於我爾徒為此紛紛自取窮苦聲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資今汝從上之誠間斷不屬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民而罔或稽察焉是雖然疾忿怒何損於困苦乎

詩大雅桑柔之篇

△音釋云忱時壬反亦同乘平聲濟子計反載作代反又昨代反屬音燭瘳丑鳩反

孟子離婁上篇云  
不在者可與言哉安  
其危而利其富樂其  
所以亡者云云

音釋云迂雲俱反  
音與干同廣韻又音  
新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冷  
罔後汝何生在上汝不為長久之謀以思其  
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

自勸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  
亡勸憂之謂也。有今猶言有今日也。罔後猶  
言無後日也。上天也。今其有今罔後是天斷  
棄汝命汝有何生理於天平下文言迂續乃  
命于天蓋相  
首尾之辭。

△今予命汝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

迂乃心迂雲俱反。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  
起穢惡以自臭敗惡浮言之人倚汝  
之身迂汝之心使汝邪  
僻而無中正之見也。

音釋云畜許六反

△予迂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畜許六反。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續汝  
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  
哉。用以奉養汝衆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  
懷爾然神后先正也。羞養也。即上文畜養之  
意。言我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  
我大克羞養爾者  
用懷念爾故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  
虐朕民陳久崇大也。耿圯而不遷以病我民  
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  
大降罪疾於我曰何為而虐害我民蓋人君

不能為民圖安  
是亦虛之也。

△汝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

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

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此毘至反○樂

也厚是謂生生先后反言商之先王也幼孫

盤庚自稱之辭比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

能樂生與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

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

汝有失德自上其罰

汝汝無道以自免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

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

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戕慈良反斷都管

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

為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綏懷來之意謂汝

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

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

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

崇降弗祥亂治也具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

民生為念而務富貝玉者其祖父亦告我成

湯作丕刑于其子孫成湯不乃崇降弗祥

△音釋云畜許六反  
戕慈良反斷都管反

△音釋云易以反反  
遠去聲又如年

而不赦也此章先儒皆以為責臣之辭然詩  
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庶責  
臣之辭非直為羣臣言也按上四章言君有  
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  
以義斷之無所赦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  
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  
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其貝玉為  
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周以  
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  
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為其故盤庚特稱先右  
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為告  
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求敬大恤無胥絕遠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告汝不易  
即上篇告

△旁通云中者無過  
無不及舉天下無以  
加之故謂之極至之  
理孔子曰中庸之為  
德其至矣乎各設中  
于乃心者言此心各  
以中為準而不為浮  
言所動也

△音釋云無俾無與  
毋通易表益反種之  
勇反

汝于難之意大恤大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  
之難汝當求敬我之所大憂念者君民一  
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絕遠而誠不屬則始矣  
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  
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  
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則知遷徙之議  
為不可易而不為浮言橫議之所動搖也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  
剿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易夷  
益反  
種之勇反○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隕踰越  
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為姦為宄劫掠行  
道者我小則加以剿天則殄滅之無有遺育  
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艱關  
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勅之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求建乃家。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汝遷，求立乃家，為子孫無窮之業也。

盤庚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也。此史民之言。

△曰：無戲言，懋建大命。曰，盤庚之言也。大命，非常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為

△音釋云無與毋通

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言戒之，以建大命勉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腎是

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比毗至反。歷盡也。百姓衆也。

內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

德嘉績于朕邦。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按立政三

亳，鄭氏曰：東成，阜南，轅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圯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嘉績美功也。

△音釋云成事漢志河南郡成皋縣註云即虎牢也。轅轅山名在河南緱氏縣東南。薛綜云轅轅坂十一曲道將去復還故曰。

輟該降谷未詳當亦在河南按此三毫與立政篇傳不同亦孔疏所引鄭註但於史傳絕無考據蔡氏以其地皆險故引以釋適于此之疑耳

△音釋云冲持忠反音與蟲同按字書當從水旁今書經皆從彡旁蓋衛包之誤耳引音的頁符分反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固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歌為河水圯壞沈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求地于新邑乃上夫將復我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二篤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冲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用宏茲賁也言我非廢爾衆謀乃至用爾衆

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為適遷者言也爾衆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宏夫此大業爾言爾衆亦非有他志也蓋盤庚於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息明吾前日之用謀略彼既往之傲惰委曲忠厚之意蕭然於言辭之表大事已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而益求盤庚其賢矣哉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也盤庚復歎息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之人庶幾皆有所隱痛於心哉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相爾雅曰導也汝以念敬我之民衆也

△音釋云任如鳩反陸音而林反

△朕不肖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

敘欽有任敢勇也鞠人謀人未謀或曰鞠養也我不在好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其

者吾則敘而用之敘而禮之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反反羞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不願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其所不可為勉其所當為也

△音釋云否俯反

△式敷民德永有一心

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蘇氏曰

民不悅而猶為之先主未之有也祖乙圮於

恥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主處之則動民而

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哀也其所

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

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復

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

說命上

說命記高宗命傅說之言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詞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

△音釋云說音悅三篇內並同陸云本文作說



說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今文無。古文有。

△旁通云諒據釋文

及九章及本作梁丁變為諒。再變為亮。又云楯。即是梁間。即是盧梁間者。楯。今有梁者也。禮疏又謂施梁而柱楯。則楯與梁又似二物。未知孰是。

○儀禮疏云倚廬孝子所居在門外東壁倚木為廬也。

○剪屏挂楯。朱子書說云。始者戶北向。用草為屏。不剪。其餘草既廬之後。改而西向。乃剪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楯。着於地。既廬之後。乃施楯。及短柱。以柱其楯。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

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

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

下罔攸真令。亮龍張反。陰鳥舍反。○亮亦作

諒。陰三年。鄭氏註云。諒古作梁。楯謂之梁。梁間

讀如鵠。鵠之鵠。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

剪屏挂楯。鄭氏謂柱楯。所謂梁間是也。宅憂

亮陰。言宅憂於梁間也。先儒以亮陰為信。然

不言。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為語復。而不可雜矣。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家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於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身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為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為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帝賚子良。弗其

代子言。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諭羣臣。以不

忍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恭敬

淵默。以思治道。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

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與天無

書經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旁通云。輯纂引范氏云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樹維曰。人心。其神矣。平高宗之夢。詠之形。而心之神也。

間故夢寐之間帝登良病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巖

之野惟肖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

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傳巖在虞號之間肖似也與所夢之形相似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是立以為相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書不言小省文也未接語而遽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

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叙事始如此

荀子第勸學篇有之註云謂賢師也音釋云荀子名况著荀子

○音釋云孔傳云傳氏之岩有澗水壞道常使魯麻築之說賢而隱代築以供食而子亦云傳說築於版築之間而蔡氏獨不取何也以築為卜築志未安

荀子第勸學篇有之註云謂賢師也音釋云荀子名况著荀子

△孟子離婁上篇有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

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

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三日雨為霖高宗託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啓乃心沃朕心啓開也沃灌既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

△左傳隱公九年云九月自三日以往為霖

啓開也沃灌既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

啓開也沃灌既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

書經卷三

四十一

者。既我。心。而厭。飲也。

△音釋云方言書名漢揚雄字子雲作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瞑眩見反眩焚絹反跣蘇典反也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

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辟必益反匡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曰主也說

既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欲。傳。說。暨。其。僚。屬。同。心。正。教。使。循。先。王。之。道。隨。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

△嗚呼欽于時命其惟有終敬我是命其思

文所命者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答。欽。于。時。命。之。語。未。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已。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况。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說受命總百官

家宰之職也

四十一

△音釋云：胄，直又反。此整也。按韻書，字下當從日，胄，胤之胄，乃從肉，今多相混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主，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后主，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為君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為一人逸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

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胄，直又反。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以為己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于于戈，所以言有罪必嚴於小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己也。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

及惡德，惟其賢。  
昵，爾反。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大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

△方通云既云凶德  
又云有過入之才者  
何也才稟於氣業惡  
不同隨其德之所成  
吉德而有才則所為  
無不善凶德而有才  
則所為無不惡云云  
如梁統智足以非諫  
文足以飾非濟以凶  
德則無不為矣

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按  
古者公侯伯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夫士  
爵之於朝廷此言庶官則爵為公卿大夫士  
也。○吳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  
凶德之人雖有過人  
之才爵亦不可及矣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善當乎理也時時措  
之宜也慮固欲其當  
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  
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自有其善  
則已不加  
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  
則人不效力而功隳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惟事其事乃  
其有備有備

△音釋云無母通下  
同

故無患也張氏曰修軍馬備器械事乎兵事  
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為之憂簡稼器修  
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  
能為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此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母開寵幸而納  
人之侮母恥過  
誤而遂已之非過誤出  
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居止而安之義安於  
義理之所止也義理  
出於勉強則猶二也義理安於自  
然則一矣故政事醇而不雜也

△贖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贖徒谷反。○祭不欲贖贖則不敬禮不欲煩  
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

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已戒其祀無豐昵傳說蓋因其失而正之也。

△王曰肯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

聞于行言之美也。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上言言之。蓋有味其言也。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蘇氏曰說人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高宗

△左傳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其其次立言

說之所言而說以為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為難。王忱信之亦不為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為治之要也。此篇言危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將進其為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孟子盡心上篇云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

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甘盤

君商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遜也高宗言我小子舊學於甘盤已而退于荒野後又

△音釋云按君奭篇歷叙殷之賢相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則其盤嘗為高宗之  
相矣經世書紀年亦  
於高宗元年書甘盤  
為相遜于荒野以下  
嘗從蘇氏說朱子語  
錄亦云只是尋甘盤  
不見。

○旁通云東坡云武  
丁為太子則學于甘  
盤武丁即位而甘盤  
遜去。

△旁通云麴酒母也  
麴字亦木也。

○韻會云酒主於麴故曰酒母

入居于河自河徂亳遷徙不常歷叙其廢學  
之因而數其學終無所顯明也無逸言高宗  
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  
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唐孔氏曰高宗為王子  
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  
也蘇氏謂甘盤遜于荒野  
以云小子語庶推之非是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  
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  
乃訓心之所之謂之志邁行也范氏曰酒非  
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  
太苦蘖多則太甘麴蘖得中然後成酒作羹  
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

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  
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爾無我棄我能  
行爾之言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義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  
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求世匪說攸聞求多聞者資之

人學古訓者反之已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  
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說  
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  
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  
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林  
氏曰傳說稱王而告之與禹稱  
舜曰帝光天之下文勢正同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

△音釋云身治平聲  
長治去聲

△音釋云間去聲斷徒玩反數雙遇反應平聲

積于厥躬毛而不敢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可以一計矣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已者如此

△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教反○數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教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或曰受教亦曰數數於為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為新奇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此章句數非一不應中間一語獨爾險巧此蓋

△孟子雖變上卷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進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後世釋教機權而誤以論聖賢之學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來無愆憲法愆過也言而法必監于先王先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亦此意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乂列于衆職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天下皆仰我德是汝之教也



△音釋云恭儼此章從孔氏訓正為長君牙文侯篇釋先正為祖父按詩雲漢禮記緇衣亦皆訓長宜歸于一

△高宗彤日音釋云按說命篇首稱王此篇首稱高宗史臣不應並書廟號史記謂祖已諒於高宗時作書於祖庚時蓋亦因篇首高宗二字而曲為之說耳篇中畧無前上成後上之意且稱祖已日者乃史臣之辭非祖已自作書也此必祖庚彤祭高宗之廟而祖已諒之故有豐昵之戒辭音淺直亦告少主之語耳彤祭高宗而曰高宗彤日者謂於高宗之廟彤祭之日也如仲康命雍侯而曰雍侯命掌六師高宗命傅說而曰惟說命終百官書中如此者多乃史氏立言之法也小序不察遂以為高宗祭成湯後之解者又泥於小序雖馬氏釋詁為禘廟祭傳亦云非湯廟然皆未有其說故詳論之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為喻繼以麴蘖鹽梅為喻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為喻其所造益深所望益切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主乃曰予弗克俾厥

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夫不獲則

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

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安也保衡猶阿衡

作典起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在如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伊尹專美於我商家也傳說以成湯望高宗

故曰協于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傳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

乃辟于先王求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

子之休命

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

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嫌之辭對者對以己揚者揚於眾休命上文高宗所命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傳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時高宗為商令主傳說為商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也宜哉

高宗彤日

高宗彤祭有雉雉之異祖已訓王史氏以為篇亦訓

△旁通云爾雅曰釋  
又祭也孫炎云釋者  
相尋不絕之意穀梁  
傳云釋者祭之日日  
之享實也何休云繼  
昨日事但不灌地降  
神耳轉纂引陳氏云  
祭之明日以禮享尸  
行事之有司助祭之  
賓客皆與焉然謂之  
又祭而不謂之享者  
以尸猶有鬼神之道  
也  
○同云既者禘廟也  
以親昵言之故知禘  
廟豐於既則必儉於  
遠厚於父則必薄於  
祖故云失禮之正

△旁通云時祭處也高祖入關問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有四方青白黃赤高帝曰乃  
待我而具五色遂立黑帝祠名北時有司進祠帝不親往武帝初至雍郊見五時後  
帝三歲武帝慕道多祠祀皆祈年請命之事  
○音釋云五時詩市  
反音與止同為壇以  
祭天言神靈所依止  
也史記及漢書註云  
雍五時者泰宣公作  
秦時祠上帝靈公作  
上時祠黃帝下時祠  
炎帝獻公作時時祠  
白帝至漢高帝作北  
時祠黑帝其後文帝  
武帝皆幸雍郊見五  
時

體也。不言訓者以既有高宗之訓故  
只以篇首四字為題。今文古文皆有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彤音融雉居候反○彤  
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

彤周曰繹雉鳴也於彤日有雉雉之  
異蓋祭禘廟也序言湯廟者非是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格正也猶格其  
非心之格詳下

文高宗祀豐于既既者禘廟也豐於既失禮  
之正故有雉雉之異祖已自言當先格王之  
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天監民以下  
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卜正事之言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  
監音鑑天於

求有不求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北反○典主

也。義者理之當然行而直之謂言天監視  
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義如何爾降年有求  
有不求者義則求不義則不求非天不折其  
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意高宗之祀  
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  
祖已言末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  
不義而已禱祠非末年之道也  
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

曰其如合不若德不順於德不聽罪不服其  
罪謂不改過也孚命者以妖孽為  
符信而謹告之也言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  
以妖孽為符信而謹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  
正德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  
矣祖已意謂高宗當因雉雉以自省不可謂

△音釋云妖於喬反  
字當作祿說又云衣  
服歌謠之怪也孽魚  
列反字當作董禽獸  
蟲羽之怪也

△音釋云無與母通

△音釋云漢志上黨  
郡在壺關縣上黨今  
潞州或云戡黎在武  
王與師伐紂之時道  
所經由故先伐之漢  
之黎陽在紂都西南疑即其地若潞州黎城則在紂都之北不應踰紂都而伐之也殷錄  
曰美里一云美里地名在河內湯陰縣美水出焉○按此篇祖伊之言危迫之甚必在周  
師既渡河之後若又王時心無殷之即後戮于爾邦之語篇次不當在微乎前

○勞通云史記不見所出武成疏引帝王世紀云武王軍歸水紂使膠鬲侯問師見王問  
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必歸也膠鬲曰然願西伯毋我欺也王曰不子欺也孫之殷膠鬲  
曰何曰至王曰以甲子日膠鬲去而用其軍卒請休王曰已令膠鬲報其王吾而而行所  
以必膠鬲之死也遂  
行

○胡氏筆叢云竹書  
紀年云四十年西  
伯昌薨四十二年西  
伯發受冊書于呂尚  
四十四年西伯發伐  
黎按此文戡黎之西  
伯為武王而葬又主  
可以折千古之疑而  
自董至宋諸儒先不  
次之論皆在釋水翁  
無容一喙矣余謂竹  
書大有功于聖門者  
此也

適然而自恕夫數祭豐昵微福於神不若德  
也瀆於祭祀傳說嘗以進戒意或吝改不聽  
罪也雖雉之異是天既乎命正厥  
德矣其可謂妖孽其如何耶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司主胤嗣也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微福於  
神非王之事也况祖宗莫非天  
之嗣主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

西伯戡黎

戡音堪○西伯文王也名  
昌姓姬氏戡勝也黎國名  
在上黨壺關之地按史記文王脫姜  
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鉞鉞  
使得專征伐為西伯文王既受命黎  
為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祖伊知  
周德日盛既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

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  
之也史錄其言以為此篇語體也今  
文古文皆有○或曰西伯武王也史  
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  
西伯樹為而來則武王  
亦繼文王為西伯矣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黎之事史氏  
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祖伊  
名祖已後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  
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將言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絕  
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

凶者言天既已絕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言者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淫戲用自絕於天耳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康安虞度也典常法也紂自絕於天故天棄殷不有康食饑饉荐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心也不迪率典廢壞常法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

摯今王其如台太命非常之命摯至也史記云人命胡不至民苦紂虐無

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於殷而受大命者何不至乎今王其無如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祖

△音釋云喪去聲擊

時日害喪子及女偕亡

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月吾乃之耳

伊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紂歎息謂民雖欲亡我我

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祖伊及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

于天參倉含反紂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

命於天耶呂氏曰責命於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功事也言殷即

喪亡矣指汝所為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

△音釋云指汝所為乃謂武王也指顧即見武王之成身

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命。則後  
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于周  
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命  
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  
入。以生。后出。以語人。未嘗有毫及周者。是  
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  
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  
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與必不利於殷。又  
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  
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  
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錄其問答  
之語。亦謂體也。以篇首有微子  
一字。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旁通云。朱子曰。微  
子紂庶兄。箕子比干  
紂諸文。詳疏云。微箕  
一國皆在殷城內。司  
馬彪註。莊子云。箕子名正。即餘。

○音釋云。微國名在東郡聊城。今博州聊城縣有微子故城。箕亦國名。今陳州西華縣有箕城。

△焦氏筆乘云。沈  
酗于酒。酏當讀爲醕。  
音。酏。漢書。趙充國傳。  
酏。酏。差人。顏師古曰。  
酏。怒曰。酏。

△古註云。野竊盜  
又爲。義。於內外。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  
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  
于下。師孤。卿比于也。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  
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  
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功陳列於上。而子孫  
沈酗于酒。敗亂其德於下。沈。酏言我而  
不言紂者。過則歸已。猶不忍斥言之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寔究。卿士師師。非度。  
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  
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

△音釋云隋陵西反陸音子細反其如字鄭云云語即也齊魯之間聲如姚與禮記何者同

于今般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尤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上下不容隱凡有目法之人無有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強陵弱衆暴寡方起讎怨爭鬪侵奪綱紀蕩然淪喪之形茫無畔崖若涉大水無有津涯般之喪亡乃至於今日乎微子上陳祖烈下述喪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傷感悲憤後世人主觀此亦可深監矣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耆遜于荒

今爾無指告子顛隋若之何其出尺類反隋

者微子更端之辭也何其語辭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隕

隋墮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言我而不言紂者亦上章我用沉酗之義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

酗于酒此下箕子之答也王子微子也自紂

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此答微子沈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同

△乃罔畏畏者不畏其弗其者長舊有位人者不畏其

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弗逆也者長老成之人也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弗

△論語季氏篇有之

○周書大誓篇中云播棄黎老此罪人註黎老黃黑老人

△旁通云色純曰犧殷人尚白祭天地宗鹿用白牛○体完曰騶牛羊豕之未体解者○牛羊豕曰牲物名曰牲獨用曰特羊豕曰少牢物用曰太牢

○同云古註謂器實用字屬上句云器實曰用孔疏云犧牲豕盛既于凶盜同意蔡傳以用字屬下句則語殊不妥不如孔傳為優也

逆而棄逐之即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答微子發往羣遜之語以上文特發問端故此先答之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

食無災攘如羊反牲音全○色純曰犧體完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為商民攘竊而去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尤而已哉此答微子草竊姦尤之語

△降監殷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

一多瘠固詔讎斂若仇敵倍斂之也不怠力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下必為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

上之讎斂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為一故民多餓死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相為敵讎之語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

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

我乃顛濟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斷無臣僕他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為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隕墜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此答微子淪喪顛濟之語

△旁通云正義孔曰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行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於時箕子蓋謂請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上文既

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按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比于箕子答如上文而比于獨無所言者得非比于安於義之直死而無復言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仁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即此也。○又按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經與觀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觀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論微子之去者當詳於是。

○論語微子篇有之

○左傳僖公六年有此事



書經三卷終



